

新出唐李进忠墓志考释

陈 静¹ 马小青²

(1.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91; 2.邯郸市文化局,河北 邯郸 056002)

【关键词】唐代;墓志;藩镇;昭义军;折冲府

【摘 要】唐李进忠墓志是新出材料,志主作为昭义军的中级军官,其志文为研究唐中后期藩镇割据形势及藩镇的军队组织体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志文中所保存下来的古村名也为地方志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最珍贵的是,此墓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史籍上未见记载的折冲府——潞源府,是对唐代折冲府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

邯郸市邯山区马庄乡张庄桥村私人收藏有唐代墓志一合,志首行题“大唐昭义军马军将虞侯仁勇校尉试泽州潞源府折冲故李公墓志并序”。志石呈长方形,长43.5厘米,宽39厘米,志文楷书;志盖顶的长、宽均为20厘米,篆书。除个别字残缺外,志文基本保存完整。为研究方便,兹将志文移录如下:

大唐昭义军马军将虞侯、仁勇校尉、试泽州潞源府折冲、故李公墓志并序

公本陇西人,吴汉左丞相之遐胤,至今轩冕相继,不可具述。曾祖讳元挺,孝廉登科,皇任洺州录事参军,终其考秩。祖讳良钊,任洺州刺史衙官。已(以)上两代,坟莹(莹)寄在武安县界莒村。列考讳超荣,任天雄军十将,卜葬于临洺县西北五里邢固村东南。公讳进忠,十将之长子,幼怀勇略,当年从戎,机谋著声,元戎录用。元和中,成德军独迷天路,紊乱近邻,准诏讨除,升奖杰俊。公壮志愤激,卓然军前,请效死节,敢当突刃,为国竭诚,主将推

之,万师欢悦,殄灭凶党,境界无虞。奉诏酬功,累叙前职,历其效用。公少失怙恃,春秋感恩,追慕先灵,恨乖启欢,遂卜其兆。鬼神备迁,孝道名彰,廉使擢次。公恪于务勩,敏于指挥,脚足误伤,祸风降至,经旬灸疗,痛哉无征,于大中五年五月廿二日谢世于临洺县官营之第。有子惠琛一人,失于天荫,五内崩摧,号诉几巡,卜穴安厝,遂于大中六年五月廿四日迁窆于县城西南五里。虑山平谷满,城邑改新,刊石吊文,以安千古,词曰:英杰李君,壮年名立。六旬有一,误伤祸集。少小从军,交锋先入。横灾憾灭,孤霜□□。

此墓志的志主是李进忠,生前官至“昭义军马军将虞侯、仁勇校尉、试泽州潞源府折冲”。据志文可知,李进忠祖籍陇西,曾祖李元挺任洺州录事参军,祖父李良钊任洺州刺史衙官,父亲李超荣任天雄军十将,可谓是军旅之家。从其入葬的时间和地点看,此墓志应为唐代后期昭义军的中级军官李进忠的墓



志。

此墓志的内容比较丰富，既涉及到政治事件，又涉及到府兵制度；既涉及到官号，又涉及到历史地理，透露的新信息比较多，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现就其内涵从以下四个方面浅析如下。

第一，此墓志反应了昭义军平叛成德军的史实，志文记录李进忠的中心事件和主要功绩是讨除成德军叛乱。关于成德军的叛乱，史籍上虽有记载，但不详细，此志文恰恰补充了史籍之缺，为研究成德镇与昭义镇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唐中央政府的关系提供了佐证。

关于成德镇，《新唐书》卷66《方镇三》记载：“成德节度设置于代宗宝应元年，治恒州，领定、易、赵、深四州；贞元元年，成德军节度增领德、棣二州。”^①成德镇是河朔三镇之一，其势力逐步扩大，形成相对独立的亲党集团，是典型的割据型藩镇。成德军在元和年间的叛乱共有两次，一次是在元和四年（809年），一次是在元和十年（815年）。

关于成德军的第一次叛乱，《旧唐书》卷14《宪宗本纪》记载：“元和四年冬十月……诏：‘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顷在苦庐，潜窥戎镇。而内外以事君之礼，叛而必诛；分土之仪，

专则有辟……况德、棣本非成德所管，昌朝又是承宗懿亲，俾抚近邻，斯诚厚泽，外虽两镇，内是一家。而承宗象恭怀奸，肖貌稔恶，欺裴武于得位之后，囚昌朝于授命之中。加以表疏之间，悖慢斯甚，义士之所兴叹，天地之所不容。恭行天诛，盖示朝典，承宗在身官爵，并以削夺。¹¹²由此可以看出，唐政府讨除王承宗是因为其“欺裴武于得位之后，囚昌朝于授命之中”。王承宗为什么要“欺裴武”、“囚昌朝”呢？同卷记载：“元和四年九月……以德州刺史薛昌朝检校左常侍，充保信军节度、德棣等州观察使。昌朝，薛嵩之子，婚于王氏，时为德州刺史。朝廷以承宗难制，乃割二州为节度，以授昌朝。制才下，承宗以兵虏昌朝归镇州。”¹¹³可见，德、棣二州本来是归成德军节制的，元和四年（809年），唐中央政府为了削弱成德镇势力，将这两州从成德镇分割出去，归薛昌朝节度，王承宗却不听节制，反而将薛昌朝虏到镇州，因而招来唐廷的“讨除”。

关于成德军的第二次叛乱，其导火索是王承宗阻止朝廷征淮西，派人杀死支持征讨淮西的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后又纵兵骚扰、掠夺西边的幽、沧、定州，三镇皆苦之。《旧唐书》记载：“元和十年六月……镇州节度使王承宗遣盗夜伏于靖安坊，刺宰相武元衡，死之；又遣盗于通化坊刺御史中丞裴度，伤首而免。是日，京城大骇……庚戌，神策将士王士则、王士平以盗名上言，且言王承宗所使，乃捕得张晏等八人诛之。”¹¹⁴同卷记载：“十一月戊辰，诏出内库缗绢五十五万匹供军。乙亥，以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为太子少保。戊寅，盗焚献陵寝宫。诏发振武兵二千，会义武军以讨王承宗。”¹¹⁵这一次，王承宗因指使张晏等八人刺死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侵扰附近的州镇而遭到唐政府的讨除。

志文中所记“元和中”的叛乱究竟是元和四年还是元和十年呢？我们可联系志文中给

出的时间信息做一推算。根据志文，李进忠卒于“大中五年（851年）五月廿二日”，享年“六旬有一”，可以推算出他应该生于贞元六年（790年）。元和四年李进忠19岁，元和十年25岁，志文云其“当年从戎”，故他在19岁和25岁时都有可能参加镇压叛乱的战斗。关于第一次平叛，《旧唐书》这样记载：以神策左军中尉吐突承璀为镇州行营招讨处置等使，以龙武将军赵万敌为神策先锋将，内官宋惟澄、曹进玉、马朝江等为行营馆驿粮料等使。京兆尹许孟容与谏官面论，征伐大事，不可以内官为将帅，补阙独孤郁其言激切。诏旨只改处置为宣慰，犹存招讨之名。己丑，诏军进讨。¹¹⁶《旧唐书·张孝忠传》：“四年，王承宗叛，诏河东、河中、振武三镇之师，合义武军，为恒州北道招讨。”¹¹⁷以上参加讨伐的队伍中都没有昭义军的番号，笔者也未在史籍中找到昭义军直接参加元和四年讨除成德军的记载，所以李进忠参与第一次平叛行动的可能性应该排除。关于成德军的第二次叛乱，《旧唐书·郗士美传》记载：“及朝廷讨王承宗，士美遣兵马使王献领劲兵一万为先锋。献凶恶恃乱，逗挠不进，遽令召至，数其罪斩之。下令曰：‘敢后出者斩！’士美亲鼓之。兵既合，而贼军大败，下三营，环柏乡，屡以捷闻。”¹¹⁸郗士美当时任昭义军节度使，他率领昭义镇先锋军参加了征讨成德军的军事行动，且颇有战绩，成德军这一次叛乱的原因也与志文中提到的“独迷天路，紊乱近邻”相吻合。志文中提到“壮志愤激，卓然军前，请效死节，敢当突刃”，说明李进忠可能作为“敢死队”、“先锋”参加了这次行动，与史籍的记述大致吻合。故笔者初步推定，志主参加的是第二次平叛王承宗的战斗。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昭义军与唐中央政府的密切关系。昭义军设置于大历元年（766年），治潞州，领泽州、邢州、洺州、磁州，相对来说是倾向唐廷、并受中央政府节制的。《旧唐书·李晟传》记载：“建中二年，魏

博田悦反,将兵围临洺、邢州,诏以晟为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与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合兵救临洺。”^[9]可见,昭义军除了讨除成德军外,还曾奉唐中央的命令平叛魏博田悦的叛乱。昭义、成德、魏博三镇治所相邻,犬牙交错,冲突摩擦不断,《新唐书·杜佑传》有“成德军世与昭义为敌”^[10]的记载。由此可以推知,唐代后期各藩镇之间关系不睦、冲突不断的情况时有发生,个别藩镇势力庞大,长期把持地方军政、财政,以致不听节制,与中央对抗,造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关系紧张。但昭义镇与其它藩镇不同,曾为牵制魏博、成德两镇势力的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是唐廷牵制魏博、成德两镇的桥头堡。此墓志不但是昭义军参与平叛成德军叛乱的有力证据,同时也是证实元和年间昭义军与唐中央关系紧密的新材料。

第二,关于“泽州漳源府折冲”。笔者查阅了大量史籍,均不见“漳源府”的记载。《新唐书·地理志三》中关于河东道泽州设置折冲府的情况如下:“泽州高平郡,上。本长平郡,治潞泽,武德八年徙治端氏,贞观元年徙治晋城,天宝元年更郡名……县六。有府五,曰丹川、永固、安平、沁水、白涧。”^[11]清代劳经原《唐折冲府考》中也记载唐代河东道泽州有府五,分别是“丹川、永固、安平、沁水、白涧”^[12]。罗振玉《唐折冲府考补》河东道泽州一条又补“高平府”^[13]。谷霁光《唐折冲府考校补》记载:“泽州有丹川、永固、安平、沁水、白涧、高平六府。”^[14]《洛阳出土墓志辑绳》又补一府“池水”^[15],即泽州有七府,分别为“丹川、永固、安平、沁水、白涧、高平、池水”。以上均不见泽州有“漳源府”的记载,或者志文的“漳源”乃“漳源”之讹?据《新唐书·地理志三》记载:“潞州上党郡,大都督府……县十。有府一,曰戡黎。”^[16]劳经原《唐折冲府考》又增补一个“漳源府”:“突厥改上党郡漳源府折冲,案上党郡是潞州非忻州也。”^[17]谷霁光《唐折冲府考校

补》记载:“漳源府,唐志属之忻州,权德舆张公遗爱碑则属潞州,按漳水源出潞州长子县西黄山,漳源府应在潞州,疑唐志有误。”^[18]以上两条考证明确指出,漳源府乃潞州的折冲府,故志文中泽州漳源府应该不是漳源府之讹。如果泽州存在第八个折冲府——漳源府是个真命题的话,那么它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其地团又在泽州的什么地方?笔者查阅了许多资料,都未见到有关“漳源”这一地名的记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指出其设置的时间及地团,但这方墓志的记述似乎证明泽州确实存在第八个折冲府——漳源府。唐代的府兵制度到天宝以后基本上名存实亡了,但折冲府的名称在唐后期仍然沿用,终唐之世,军府空名仍然存在。李进忠墓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未见诸史籍、也不见于考证的新的折冲府名称,为折冲府的研究提供了相当珍贵的资料。

第三,关于“大唐昭义军马军将虞侯”。见诸史籍和碑刻的多为“都虞侯”,如马步都虞侯、左右厢都虞侯等。关于都虞侯的设置及职掌,张国刚先生在《唐代藩镇军将职级考略》一文中指出:“一般说来,虞侯职在整军刺奸,所以,藩镇有马步都虞侯、左右厢都虞侯,而且每军、每将皆有虞侯,故又有马军左右虞侯、步军左右虞侯。更有左右二将虞侯、右三将虞侯、右四将虞侯等,这就是所谓的‘将虞侯’。有人把‘将’、‘虞侯’分开;是不了解虞侯配置之制的缘故。”^[19]换句话说,唐代藩镇内部不仅马军、步军设有虞侯,且分左右,甚至每个军都设有虞侯官;每个将下都设有虞侯官,且分左右。“将”又称为“十将”、“什将”,其任务是带兵、整训军队,位于兵马使之下,职级比较低。“将虞侯”则是比“将”更低的官职。至于“军虞侯”,《新唐书·韩全义传》记载:“……是夜,噪而乱,全义缒以逸,杀其亲将王栖岩、赵虔曜等,军虞侯高崇文诛乱首,众乃定,(韩)全义得赴屯。”^[20]邯郸永年新出土的

《……故昭义军右骑射军副兵马使中散大夫检校太子詹事安定梁府君并故夫人招魂墓志铭有序》中,明确记载了“左骑军军虞侯”,可见唐代藩镇设军虞侯的情况也相当普遍。王永兴在《关于唐代后期方镇官制新史料考释》一文中提到:“节度使下设有都虞侯,都虞侯下设有各种虞侯。”^[21]盖无论是军虞侯还是将虞侯,都是都虞侯以下设置的负责具体事务的官职。此方墓志与张国刚先生的看法相互补充、印证,证明了唐代藩镇设都虞侯、军虞侯、将虞侯的普遍性。

明确了这一点,对中华书局标点本《宋史》中个别卷次、文字的断句就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顾吉辰在《〈宋史〉比事质疑》一文中指出,《宋史》卷166《职官志》“每都有军使、副兵马使、十将、将、虞侯、承局、押官,各以其职隶于殿前司”一句的标点有问题,此处应该为“十将”、“将虞侯”,而不是“十将、将、虞侯”^[22]。笔者同样发现《宋史》中出现的类似错误,例如卷190《兵制四》记载:“其弓箭手有功,亦以八等定赏:一、押官,承局;二、将,虞侯,十将;三、副兵马使,军使;四、副指挥使;五、都虞侯;六、都指挥使;七、三班差使;八、借职。即以阙排连者次迁。”^[23]此处的“二”应该是“将虞侯,十将”。

第四,此墓志的价值并不仅仅限于以上三个方面,在历史地理方面,其意义也不小。笔者查阅了《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永年县地名志》、《武安县志》等大量史料,均未见到有关临洛县西北五里“邢固村”和武安县界“莒村”的记载。临洛县即今河北永年县城临洛关镇所在,在《永年县地名志》中虽然没有“邢固村”的记载,但是有大量以“固”命名的村庄,如刘固、北尹固、冀尹固、南尹固、苏固、赵固、杜刘固、宋固、高固、张固、方头固、马固、北李固等。笔者认为,“固”应该是“垆”的简化字。垆:“土堡,土城也。”^[24]《新唐书》记载:“曹州南华刘氏,出自汉楚元王交

之后,自彭城避地徙南华,筑垆以居,世号刘垆。”^[25]《续资治通鉴》记载:“金长清令严宝为主将所疑,挈家壁于青崖垆,依益都张林以避之。”^[26]可见,以“垆”命名村庄的历史早就有之,而《永年县地名志》则称:“之所以称为‘固’,大概是‘受沙河影响,所以村名常冠以固字,以示坚固和安定之意。’”^[27]这种说法未免有点牵强。从名称上看,这些村的得名都是以村子里的姓氏大户,故笔者推测,“邢固村”也是因为邢姓的居民占多数而得名。从命名时间看,这些村名有宋金时期命名的,如宋固、高固、南尹固;有明代命名的,如刘固、冀尹固、方头固、马固、张固;也有清代命名的,如杜刘固。《永年县地名志》中提到的这些村名,命名最早的也不过是宋金时期的,而且在叙述村子的命名时还加了“传说”二字。如叙述“高固村”的命名时,书中这样记载:“传说该村最早形成于宋金时代,是由高氏在此居住而命名。”^[28]该志中虽然没有“邢固村”的记载,但是从此方墓志我们可以看出,永年县用姓氏加一个“固”字命名村庄的历史不会晚于唐代元和年间。关于武安县界的“莒村”,在武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的《武安县志》中,没有有关“莒村”的记载。虽然我们无从考证其具体位置,但是根据墓志提供的线索,即志主的曾祖与祖父生前都在洺州任职,去世后却埋葬在武安县境内的情况看,莒村应该在武安县与永年县交界的地方。此墓志保存下了未见于史籍的古村名,无疑为永年县和武安县地方志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另外,笔者在研读志文时发现,李家祖孙四代并没有葬在一起,而是分葬在三个地方,曾祖与祖父“两代坟营(茔)寄在武安县界莒村”,父亲“卜葬于临洛县西北五里邢固村东南”,而李进忠“谢世于临洛县官营之第”,并“迁窆于县城西南五里”。值得注意的是,志主的曾祖与祖父均寄葬在莒村,一个“寄”字透露出李家的住所不在武安县,笔者推测有

可能是在临洛县。为什么二人均任职于洛州，去世后却寄葬在别处呢？李进忠的父亲葬在“临洛县西北五里邢固村东南”，而他本人去世后却不与其父葬在一起，而是葬在了同县的“西南五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李进忠的父亲李超荣任天雄军十将，天雄军是魏博镇军队的称号，故李超荣是在魏博镇任职，而他的儿子却任昭义军马军将虞侯。为什么父子二人一个效力于魏博镇，一个却效力于昭义镇？或许父子不同葬与此有关。

综上，李进忠墓志是新出材料，志主作为昭义军的军官，参加了平叛成德军叛乱的军事行动，其志文为研究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形势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也为研究当时昭义军与唐中央政权的关系提供了佐证。同时，墓志中有关“昭义军马军将虞侯”的记载，为研究唐代藩镇的军队组织体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志文中所保存下来的“邢固村”和“莒村”两个古村名，为地方志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最珍贵的是，此墓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史籍上未曾记载的唐代折冲府——漳源府，这是一个重要发现，是对折冲府研究成果的重要补充。

以上只是笔者浅显的认识，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前辈批评指正。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孙继民老师的点拨，特此表示感谢。

[1](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66《方镇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840~1845页。

[2][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4《宪宗本纪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428~429页。

[4][5]同[2]，卷15《宪宗本纪下》，第453、454~455页。

[6]同[2]，第430页。

[7]同[2]，卷141《张孝忠传附子茂昭》，第3859页。

[8]同[2]，卷157《郗士美传》，第4146~4147页。

[9]同[2]，卷133《李晟传》，第3662页。

[10]同[1]，卷166《杜佑传》，第5097页。

[11][16]同[1]，卷39《地理志三》，第1008页。

[12](清)劳经原撰：《唐折冲府考》，载《二十五史补编》第7619页，开明书店，1937年。

[13]罗振玉撰：《唐折冲府考补》，同上，第7636页。

[14][18]谷霁光撰：《唐折冲府考校补》，同上，第7652页。

[15]《洛阳出土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64页。

[17]同[12]，第7618页。

[19]张国刚：《唐代藩镇军将职级考略》，载《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天津出版社，1983年，第169页。

[20]同[1]，卷141《韩全义传》，第4659页。

[21]王永兴：《关于唐代后期方镇官制新史料考释》，载《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22]顾吉辰：《〈宋史〉比事质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73页。

[23](元)脱脱等撰：《宋史》卷190《兵制四》，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第4725页。

[24]《汉语大字典》第一册，第453页，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86年。

[25]同[1]，卷71《宰相世系表一上》，第2258页。

[26](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36《宋宁宗嘉定十三年》，中华书局，1956年。

[27][28]河北省永年县地名委员会编：《永年县地名志》第三编《聚落地名编》，1984年，第163页。

〔责任编辑：许潞梅〕